

编辑 邱海泉于淼 校对 宋利 电话 67655592 Email:zzrbzf@163.com



柳暗花明又一村(国画) 王文钰

眼睛

又是满街杏花红

李忠元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街道两侧的杏花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中终于次第绽放。

走在树下，望着粉红色的花瓣挤满杏树枝头，闻着杏花散发的淡淡的芳香，给人一种赏心悦目、沁人心脾的感觉，牵出我很多有关杏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，家在农村，每家的庭院里都有三两棵杏树。那时，冬天刚到就盼望着春风早些吹来，好让灿烂的杏花妖娆整个春季。记忆里，每逢杏花盛开，我和伙伴们便欢快地跑在杏树下赏花，忘情地玩闹，而心里急切盼望含香的杏花早日谢去，好留下满枝的果实。时光总在飞快地前进，不多时，在夏日酷热的阳光照耀下，青涩的杏子逐渐成熟，并转为诱人的橘红。这时的我们每天不舍昼夜地守在树下，早就观察到这个信息，没有成人的命令便偷偷地摘食，一枚枚的杏子含在嘴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得直叫人感叹。即便只是一棵杏树也总能让我们美美地吃上一阵子。就是现在，童年食杏时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依然飘散在我温暖的记忆里。

后来，自己逐渐长大成人了，远离了故乡那片黑土地，童年的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。出门在外工作，每遇杏花盛开，心里总有一种暖暖的感觉。但即使在杏子熟时买食再多的杏子，也总在梦想着能有朝一日返回到童年的岁月里，品尝一番那时的杏香。偶尔回家看看，即使错过了食杏的良机，母亲也会从仓房里捧出一篮珍藏已久的杏子，慰藉我这个久别思乡的游子。每次回家，总禁不住要到小园中的那棵老杏树下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抚摸着杏树那因岁月流逝而逐渐斑驳的枝干，不觉又回到了童年，找到了童稚时期的美好情怀。

如今，我远离故土，生活在遥远的异乡城市。城市封闭的天空难以觉察季节的变换，唯一随着季节的更迭而变化的就是这满街的杏树了。沐浴在今春暖融融的阳光里，满街的杏花灿烂绽放，在润酥天街的小雨中散放着无限馨香。我和女友手牵着手走在大街上，赏着春景，欢快地谈笑，仿佛又走向童年，走在了回家的路上……

新书架

《爱人与仇人都会老去》

于曼欣

《爱人与仇人都会老去》是作者林特特继畅销书《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》后又一力作。这本讲述许多小人物的故事的书，不同于说教与指点人生的心灵鸡汤，但却如每个人的平凡人生一样，总在闪现一些不平凡的爱恨与坚持。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，是每个人的理想，可漫漫一生何其长，爱人与仇人都在教会我们成长。全书共分五章：“爱人与仇人都会老去”“每一个大人都是小孩变的”“世界上最亲近的别人”“水泥石林里终究相遇”“白马总在黑夜抵达”。分别讲述与爱情有关的事，与成长有关的事，与亲情有关的事，与城市生活有关的事，以及与人生梦想有关的事。

也正是这些因素，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，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。1922年1月25日，《真理报》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，称“日本是远东的‘经济’”，“没有日本革命，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”；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，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。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，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。

1901年，片山潜、幸德秋水、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——“社会民主党”；宣言中提出“彻底废除阶级制度”，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”。

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，该党只存在了一天。

1908年，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“大逆事件”，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，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。

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，在第三国际帮助下，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，但发展艰难。

弘一大师非常喜欢清代刘文定的名联“惜惜惜非是惜惜惜，惜惜惜非是惜惜惜”。不仅自己家里挂着，还常写成条幅送人。他在《惜福》一文里说道：“惜是爱惜，‘福’是福气。就是我们纵有福气，也要加以爱惜，切不可把它浪费。”

福气，包括一切让人愉悦的事情。《书经·洪范篇》有“五福”之说：“五福者，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修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”通俗点说，洞房花烛、金榜高中、丰禄高寿、妻贤子孝、父母健在、家业兴旺、功成名就等等，都是福气。但遗憾的是，往往会有人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不知珍惜，随意糟践，失去之后才悔恨交加，痛心疾首，诚如古人所言：“井淘而后知水之可贵，病而后知健康之可贵，兵燹而后知清平之可贵，失业而后知行业之可贵。凡一切幸福之事，均过去方知。”

惜福，首先要细水长流，节约着用，不可随意浪费，暴殄天物。“福无双降，祸不单行”，福气是很少又很珍贵的，一个人的福气大体是有定数的，不可能应有尽有，取之不竭，用完了就没有了。当年李自成进北京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天天过年，海吃海喝，灯红酒绿，骄奢淫逸，18天就把一辈子的“福气”用完了，不得

随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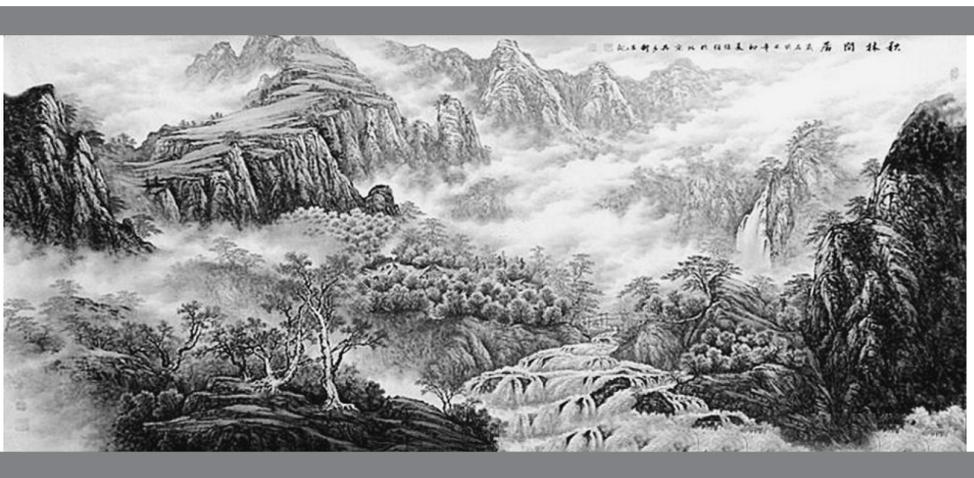
惜福

陈鲁民

不狼狽逃出北京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很快就灰飞烟灭了。“我们不当李自成”有很多意义，惜福即为其中之一。

惜福，最忌自毁福气。“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活”，谁要是自己糟蹋自己的福气，那就活该倒霉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也没有人同情你。譬如，明明家里有知冷知热的贤惠妻子，却偏偏到外边拈花惹草，闹婚外情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就会毁了幸福家庭；身居高官显爵，禄厚位尊，要啥有啥，令人艳羡，却不知珍惜，贪赃枉法，一朝事败，立马就从“官老爷”变成阶下囚；放着小康日子不好好过，去赌博吸毒寻求刺激，最终结局不是家破人亡，就是锒铛入狱。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，只可惜仍有人在飞蛾扑火，自绝生路，实在是令人悲哀。

惜福，不是当守财奴，也要善于与大家分享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是国人的传统美德。因而，平时不浪费每一个铜



秋林闲居(国画)

张继强

小说

一百天的约定

崔立

何杨17岁了。17岁正是阳光明媚，充满遐想的季节。但何杨的阳光还没完全到来，浓浓的黑夜却突如其来地降临了。

晚上，一开始是骨关节的疼痛和肿胀，何杨以为白天走路走多了，也没怎么在意。到了晚上，疼痛感不断加强，而且是持续的钝痛。何杨忍不住大喊了起来，爸妈听到声音，看到了满头大汗的何杨。赶紧叫了辆车，把他送去了医院。

一整套的检查。结果出来，简直是噩梦一般。

骨瘤！谁都无法接受的一个结果。爸妈的泪，刷刷刷就下来了。何杨很茫然，甚至于绝望，都忘了落泪。他还想着，和同学约好春天一起去郊区看油菜花。春天的油菜花好看，闻着清新淡雅的油菜花香，徜徉在一大片油菜花地里，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儿。

一开始是拒绝治疗。何杨说，爸，妈，你们别费劲了。我知道这病，治不好。把钱留下来，你们再生一个吧。何杨的话，让爸妈的泪，又一次无声地滑落。

在家里，何杨百无聊赖地上网，想象着自己到离开这个人世还会有多少日子。挂着的QQ，猛地动了一下。何杨点开，是有人要加自己。名字还挺特别：天使。何杨自己的头像微动，什么样的人，敢称自己是天使呢。何杨是不加陌生人的。这次，何杨破例就加了他。

天使说：你好。

何杨发了个苦涩的表情，说：我不好。天使说：你怎么了？

何杨说：我得了骨瘤，可能不久于人世。

好久。天使没什么反应，并且天使的头像，也变黑了。

何杨摇摇头，想，估计是把人家给吓着了。

猛地，天使的头像又亮了。何杨鼠标一点，就看到一张照片。极其漂亮的一张照片，真的如同天使一般。何杨的心，莫名地就动了一下。

天使说：你是男孩吗？几岁了？

何杨说：是的。17了。

天使说：怎么样，我长得不错吧？

何杨怀疑地说：这真是你吗？

天使说：当然了。如假包换。

天使又说：我们做个约定吧，我给你每天发一张我的照片，发满一百天。然后我们见面，如果觉得可以，就请你做我男朋友，怎么样？

何杨的心，莫名地有些欣喜。有这么漂亮的女孩，愿意做自己的女朋友，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。再一想，心又沉了。一百天？我能活满一百天吗？

不管怎么样，天使好像还挺遵守承诺的，每一天。都会准时发来一张照片。何杨看着照片，想着本人，心头就有些激动起来。

第7天。何杨还在电脑前看着天使的照片，痛感比以前强烈了，骨头会发出阵阵疼痛感。何杨强忍着，手攥得紧紧的。

板，扶危济困时毫不吝惜；平时勤她谨慎地构筑自己幸福生活，国家民族危亡时不借毁家纾难，乃是最高层次的惜福。前不久仙逝的邵逸夫先生，自己生活一向节俭低调，却为教育捐赠金额近47.5亿港元，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，造福无数莘莘学子。《菜根谭》说“平民肯德德施惠，便是无位的卿相。士夫徒贪权希宠，竟成有爵位之无位的卿相。”邵逸夫公就是这“无位的卿相”，也最得惜福之真谛。

惜福，也要开源节流，不断创新新的福气，不能坐吃山空。“樱桃好吃树难栽，幸福不会从天降。”任何福气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福气只降临给那些勤奋刻苦的人，懒汉懦夫与福气无缘。因而，我们必须破除故步自封、小富即安的保守心理，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珍惜已有的福气，慢慢享用，细细消受；另一方面还要勇于开拓创新，拼搏进取，争取更多的福气，造福自己，造福社会。

市井陌巷，酒楼茶肆，常听人由衷或违心地道贺：你好福气啊！这是恭维、羡慕、嫉妒，其实也是在提醒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，福气就像飘忽不定的五彩祥云，不会永远罩在你的头顶，一不留神就没了，你要惜福！

文艺精英

老舍写情书

吴军

著名作家老舍在和爱人胡契青相恋时，喜欢给胡契青写情书。

老舍在三十三岁那年，已经是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了，但是，他当时还是单身，未有成婚。就在这时，朋友们见老舍和胡契青的性格、爱好都比较一致，就想撮合他们成为伴侣，所以，朋友们就轮流请他俩吃饭。这样一来二去的，老舍和胡契青两人都明白了朋友们的好意，他俩也都比较满意对方，彼此悄悄爱上了对方。于是，老舍给胡契青写出了第一封情书。

老舍在给胡契青的第一封情书中写道：“我们不能全靠吃人家饭的办法会说话，你和我手中有支笔，为什么不能利用它——这完全是属于自己小东西，把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出来。”

老舍写给胡契青的这封情书写得诚恳而坦率，虽然无比朴素，却打开了两个人爱情的闸门。

接着，老舍和胡契青两个人约定，每天都给对方写一封情书。

约定之后，老舍和胡契青两个人开始了频繁的情书来往。如果哪天老舍没有收到胡契青的情书，他就像丢了魂儿似的，总是坐立不安。

年轻时代的胡契青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，她爱做衣裳，而且做得很好。朋友们对老舍说：“你看胡契青，每天准换一身衣裳。”老舍赶忙给胡契青写情书说：“……我可没钱供你，看来，你跟我好，就得牺牲这衣裳。我不能像外国人似的，在外面把老婆捧得老高，回家就一顿打。我不会欺负你，更不会打你，可我也不会像有些外国男人那样，给你提着伞，让你挺神气地在前头走，我在后头伺候你。”

老舍在给胡契青的情书中说，他坚持认为选择爱人的标准是：“两个帮手，彼此帮忙，是上等婚姻。”他还在给胡契青的情书中写道：“美不是一切，太太不是图画与雕刻，可以用审美态度去鉴赏。人的美还有品德体格的成分在内。”

老舍和胡契青在情书中互诉衷肠，谈论人生和理想，彼此有了心灵的共鸣，爱得更深了。

后来，老舍和胡契青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结成了相爱的伴侣。

郑州地理

丁村

崔向辉

丁村在荥阳市王村镇东北部，邙山脚下，黄河岸边。这村子不大，姓氏以崔、阎、王、宋等居多，但却没有一户姓丁的。后丁村为村委所在地，丁村距镇政府所在地6公里左右。丁村由前丁村和后丁村两个自然村组成，8个村民组，894户，3230口人。

前丁村，曾用名丁村。隋唐以前，丁姓居此，名“丁村”，清代为镇，是汜水县十大镇之一。村中原三官庙殿前的明万历年间所铸铁钟铭文有“丁村镇”字样，铭文人为“丁二冬”，此为丁村名称出于丁姓实物证据。后集市迁木楼，改镇为村。

据传，古有丁村，位黄河岸边广武山，今广武镇北陈沟处，古名“丁家峪”。后因黄河南徙，住户迁此地官道侧建村，称“后丁村”。又传言，后丁村大街正中以北有拐街，丁“丁”字形，村以街形为名“丁村”，又位北，故称“后丁村”，此说待考。今无丁姓，宋姓居首，聚落呈方形，东西向主街两条，村中有宋氏家庙，始祖宋民明代迁丁村，村旁有宋氏族坟地。农历十二月十日有古庙会。

关于丁村的由来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，丁村在明朝万历年间为丁村镇，传说前丁村后丁村原是一个姓丁的在那里落户，故取名丁村，后因兄弟分居，又另建一处房子，故取名前丁村后丁村。李闯王起义丁氏灭绝后，崔、阎、宋氏人从洪洞迁来。

丁村北山麓下有一南北向大沟，名“石槽沟”，以沟中有一石槽得名。相传石槽是三国时期曹操喂马所留，石槽长五尺，高二尺半，一头有题记(字迹已毁)，现保存在一村民家中。民国时石槽沟中居牛、程两家，因汜水、广武两县争夺黄河滩地，枪炮对峙。牛姓全家被广武县民烧死。程氏居家住后丁村。另据汜水县志，清乾隆四十二年，荥泽、汜水两县黄河滩地划分办法刻有石碑为记，汜水县黄河滩地东界石竖在后丁村三官庙。

据传民国十三年，汜水县长梁有庚，是有名的清官。宋旺是前丁村人，是个有名的石匠，他性情耿直，好打抱不平，善帮穷人打官司，是汜水东北部一带有名的讼棍，有一天宋旺去告状，县长梁有庚很不耐烦地对宋旺说：“宋旺，你不务正业，鸡毛蒜皮的事就来告状，成天就你的事多，要是和你不一样，有我十个梁有庚也忙不过来，今后有我在汜水，不准你再进大礼堂，不准你来打官司。”宋旺说：“我活是汜水的人，死是汜水的人，鬼大礼堂是俺汜水的大礼堂，你不准我来汜水告状，叫我去哪里告状。”说的梁有庚无言答对。

连载



后来被称为“三羽鸟”——日语“三只乌鸦”之意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，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。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象征。

但在莱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聚会时，这三个人在欧洲当医疗官又是陆军小学、士官学校、陆军大学的同学的人，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胃口。当时他们紧紧盯住的，是日本国内的腐败。

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。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上。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。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，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；山县有朋、桂太郎、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，无一不是出自长州；非长州藩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。三个泡在蒸汽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事来，气愤填膺、慷慨激昂。在陆军小学与长州藩后代田田打架之事，不知是否也在三人的议论范围以内？

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，这个清静的好地方正好进行他们规划未来的密谈。

三人的核心，是留着普鲁士式短发，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狗，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山。他以优异的服务，自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。但即使是

他，也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。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最瘦最精明，又最易激动，驻俄期间正值俄国革命，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，但除了想通过所谓“部落共产主义”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，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。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，就成了可怜的中庸人，戴上眼镜又像凶猛的猫头鹰，最崇尚像前线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，也不是思想者。

三人在热腾腾的蒸汽中闷了半天，仅想出两条：

第一，从陆军——长州藩的栖身之处打开一个缺口。

第二，走法国的路线以恢复国力。别的就记不起来还有什么了。

作为行动纲领来说，这两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“三羽鸟”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：“有一本《昭和军阀兴亡史》的书，提到了大正十年（1921年）我和永田铁山、小畑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。其实，这么说太夸张了。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，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。当时，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。所说的革新，其包括的内容是：第一，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，长州派垄断军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；第二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，而使军政、军民关系疏远，这一定要扭转。当时，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到欧洲后，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，认为不这样不行。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，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。”

三个发誓拿长州藩开刀以开始他们革命的青年军官，照样秉承了日本军队极强的辈分意识。其实巴登巴登聚会会有四个人，第四人是东条英机。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，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“三羽鸟”低了一年级，他在巴登巴登除了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，便无别的事可做。既不能被列入“三羽鸟”之内，更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。